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糊塗世界 第十二回 文章僧命誤煞功名 機械存心變生骨肉

話說岑其身出場之後，這一覺睡得十分酣足，及至醒來，卻好同伴的都回來了，都是興高采烈，就各處去遊玩了一回。回來大家講定，在省城等榜。岑其身怕的川資不敷，不敢答應，就有兩個答應不取他的房飯，一定要陪在省裏，貪圖熱鬧。其身也祇得隨遇而安，從此東遊西蕩。空下來，便把場作互相傳觀，這個贊那個是「金聲擲地」，那個贊這個是「珠光燭天」，如是者又過好幾天，卻到了九月初十放榜的日期。這寫榜的規矩，是關了門在裏面寫的。主考監臨坐在上面居中，房官分左右兩邊而坐。每拆一卷，先用一個黃條子寫了姓名、籍貫、名次，送給監臨主考看過，再送到各房官看過，方纔交到填榜的去處照寫好了，便把這個條子往桌子底下一丟。桌子底下伏的人早已檢在手裏，走到龍門口，打了暗號，由門縫裏送了出去。那些同伙在外的接到了，便紛紛去投送報喜。所以放榜頭一天，裏面寫一名，外面就報一名，等不到榜出來，外邊已是傳揚都遍了。

岑其身寓裏各同學朋友，打這一天便不許家人們出去，因為要想在家裏靜等。大家商議好了，就買了些酒菜，慢慢地在家飲酒等榜。雖然心上都是熱刺刺地，確都裝出鎮靜的樣子。一直等到日落西山，還是杳無信息，就有幾位不自在了。不是說頭痛，便是說肚脹，托故去歪在床上嘆氣。在坐的人，也就漸漸的後勁不如前勁了。

約摸也有上燈的時候，忽然門外喊了進來道：「伍老爺中了。」這時候伍老爺還在桌子上，正夾了一塊鴨子要吃，聽見說他中了，不禁心花怒放，卻故意做出平常的神氣，慢慢的道：「也好，也好。」就有人向他恭喜，他卻忘其所以，也不回禮，便把筷子上的鴨子往人家嘴裏直送，或是往人家耳朵裏直塞。大家看見他歡喜的沒有主意，便也不來招攬他。

不多一刻，又報說是「陸老爺中了。」陸老爺早已推說肚子痛躲在一旁，後來又被伍老爺一報，更是沒了主意，已先在旁邊恭桶上出恭，卻並出不下來。坐的時候一大，卻正有一個屎橛子拖了出來，一聽見說是他中了，一跳就起，褲子也沒提，拖在地下。因為陸老爺走得猛了，早已絆了一個跟頭跌倒在地，那背後屎橛子還在那裏翹然而立。大家不由得哄然大笑，也循例的道了喜。陸老爺定了定心，纔重復去整治好了過來，對大家說話。大家還是說笑他，他也有意無意的道：「不是這個講究，我因為乾結了，想要快點好，早灌進點風去活動活動就好了。」岑其身道：「我明白了，這風一定是肚風。這個風頗不容易有，祇曉得到底進去沒有？」

大家又笑，又回頭來找伍老爺，問他夾著鴨子為什麼往人家耳朵裏亂送？伍老爺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，我是要騰出嘴來說話。不送掉這塊鴨子，豈不要堵了嘴呢。」話言未了，又報「戚老爺中了。」這戚老爺果然來的鎮定，臉上也沒有一點別致神氣。大家正在那裏佩服戚老爺還是那付神情，岑其身道：「不要慌，還早哩，現在纔報到五十三名，還有一大半呢。我們今天一夜不睡，還要等五經魁呢。」

說話之間，已不知戚老爺到那裏去了。岑其身便去找他，找到大門口，並未看見，祇得回來。園子裏有一棵大槐樹，仿佛有個三尺高的東西在那裏，趕緊過去一看，原來就是戚老爺。一個人藏在樹背後發笑，笑得眼淚鼻涕都出來，彎著腰，想是揉肚子呢。岑其身不覺大笑，屋裏的人早已跟了出來。戚老爺卻是一笑不可收拾，趕緊想板過臉來，無奈五官都不聽差遣。祇覺得一種快樂的滋味，從心上直湧到臉上，喉嚨裏便不知不覺的笑了出來。看見大眾來看，他很有點不好意思，好容易收束住了，抖抖衣裳，仍回到大家房裏入座。

就從這位戚老爺報過之後，早是音信俱無。一直等到天亮，榜也發了，大家也毫無想頭。中的自然是手舞足蹈，不中的自然是咨嗟嘆息，這也不在話下。過得一日，中的還要拜老師，赴鹿鳴宴，很有幾天忙。不中的便收拾行李，急急動身。岑其身尤其是歸心如箭，無精打采的上了路，不多見日已到了家，大家各自往各家去。

岑其身一直到得自己門口，忽然看見一班和尚，穿了袈裟在那裏合十膜拜，心裏大驚，走進大門，早已看見兒子阿寶穿麻戴孝，不覺心裏一跳，覺得一股淒慘從腳跟底下直透到眼睛裏來，眼淚已是不由自主滾了下來。阿寶早已看見，喊道：「爹回來了。」岑其身急到自己房門口，祇見靈幡高掛，祇「哎喲」了一聲，也不問因由，便搶到靈幃裏撫棺一慟。

正在那個檔裏，大奶奶已曉得了，便同了蕭姑奶奶走過來，假意勸了一回。岑其身先謝過嫂子的照撫兒女，方纔問起病由。蕭姑奶奶道：「說也可憐，二嫂子犯了烏痧脹死的。那時大嫂子急得沒法子，各處求神許願，請醫生、拜菩薩，祇沒有用。最可憐是兩個侄男女，祇閃得一無依靠，實在傷心。」岑其身看見兒子阿寶，一看雖然是穿了一身重孝，鞋子已是沒有底了，身上披了白衣裳，裏面的衣裳也不曉得有沒有？岑其身又忙問道：「還有一個呢？」蕭姑奶奶道：「因為他住不慣，所以送到他外婆家去，聽說養得很好。」

岑其身又問：「這一切費用都向那個借貸的？」蕭姑奶奶道：「那個肯借貸？亦就是你二哥的存款，我們替你省儉著用。不過我們商議，二嫂子在日也沒有享過一天福，現在又是這樣死了，這是他生平末了一件事，就算是他面上多化幾個，也是應分。況且二哥以後飛黃騰達，也不干二嫂子的事，所以我們斟酌著，替二嫂子多念幾天經，多放幾天焰口。一者看看人的心，二者叫二嫂子的娘家也覺得好看，三則也還是稱家有無的辦法。總共如何用法，統共開了一筆清折，等二哥哥安歇一半天，我們就交過來罷。」

牛氏早又接口道：「自那日出事之後，我是沒有主意。妹妹回來纔說，二嫂子為人是極好，如今短命死了。他到了我們家裏，也沒過一天快活日子，如今就是這一回了，總要給他風光點好。這纔去招呼來這些和尚，替我擺個四十九天的道場。今天剛剛是第四十八天了，明天就圓滿。恰好二弟回來了。」岑其身大驚道：「這四十九天道場要多少錢呢？」牛氏道：「我也不曉得，總之筆筆有帳，都是姑奶奶開的，二弟祇要看帳就明白了。我的意思，反正是死人面上，難道還想在這裏頭賺錢麼？」

岑其身道：「不是這話，我是沒有錢用，喪事雖要辦，也還要稱家有無。若單圖死的好看，活的又怎樣過呢？」牛氏道：「男子漢大丈夫，再別說這錢的事。況且，像二弟這個人在外頭去混，還怕弄不到錢？就是拉點虧空，又算什麼。祇是二弟將來無論發了多少財，也祇好同新弟婦去快活，再不能夠顧到他哩。就算是二弟情分厚，也不過拜上幾天忏，燒化錢紙，那樣九牛一毛的辦法，二奶奶還要生氣哩。我想，二弟今年雖是沒中舉，這是早晚總要中的。中了舉，中了進士，會上去點了翰林，自然就不愁沒錢用了，這幾個錢又怎樣呢？」岑其身道：「看我這樣，怕沒這福分。」牛氏道：「別這樣說，一路辛苦了，且歇息一回，我們再過來談罷。」

這事兩個人一吹一打，走過自己房裏，便去把帳結了。一並結餘三十二吊一百四十三文，便連錢連帳通通送了過來。岑其身大略看了看，大半都是五虛六耗，但是關得著嫂子妹子，也不便多說。這時候人財兩空，坐在帳子裏，盤算了一夜，不曾合眼。

第二日一早起來，料理房裏東西，還有一個衣箱，打開來都是些小衣裳。首飾本來沒有，銀器也還有兩件，這時是一樣沒有。又嘆了一回氣，便一直走出大門，往萬家來看了小孩子，又問了一問大概情形。岑其身是心神擾亂，坐立不安，同了孩子一徑回到家裏，又拍著棺材哭了一回。忽然心上轉了一念：還是出了殯罷，省得他們再起新鮮花頭。就來同牛氏並蕭姑奶奶商議，兩個人執定主意，說是要過了百日。岑其身拗不過他，也祇得答應了。是四十九日道場已滿，暫且把念經的事停了。

岑其身算了一算，連出殯用度，這結餘的錢已是不夠，祇得向同學朋友去借貸。也有答應的，也有不答應的，湊來也是不多幾個，正沒擺布處。恰好他的舅子萬士民來了，岑其身祇當往日親情，同他熟落的很。那知道，萬士民卻另有一個主意，板著臉道：「舍妹已斷了七，也該出殯了。在家雖好，但一則火燭當心，二則死者亦以早些入土為安。所以特地過來請教妹丈，還是打算怎樣？」岑其身道：「我也本來打算早辦，祇是大嫂同舍妹要在家多停幾日。又兼我是一錢不名，還要張羅幾文纔能辦事，因此耽擱下來。」

萬士民道：「若是妹夫舍不得出錢，我家也還發送得起。不過既許了岑府上，又生過子女，活著是岑家的人，死了是岑家的鬼。要是岑家的事要我萬家辦，也沒什麼不可以，但未免外現似乎有點不雅相。應該怎樣，或是妹丈銀錢為重，亦祇管吩咐下來。我家雖儉，也還可以勉力應酬。」岑其身道：「那裏話來！無論如何為難，也要想法，豈要責府化錢的？由我趕緊辦就是了。」萬士民道：「可還有一句話，我妹子到了你家，苦也苦夠了，這是未了一件事，總想老妹丈風光點些，就譬如行好事罷。至于你那兩個孩子，總怪我們妹子，不該留這個遺孽。若是妹丈厭煩他，盡管送到我家去，這到不必客氣。」岑其身被他氣得手足發冷，但不便與他頂撞，祇得極力的敷衍。他坐了一回，方纔回去。

岑其身一人在家裏納悶，忽然大奶奶又送過一張帳來，是棺木裝殮等用，共一百四十吊錢。岑其身格外發急，祇得過去問牛氏道：「弟婦的首飾同衣裳還有幾件，不知現在藏在那裏？」牛氏道：「衣裳首飾均已入殮了。我是替二弟打算盤，所以沒另外添置，就把家裏的用了。」岑其身一身冷汗，一語不發，悶悶的走了回來。到了床上，一頭放倒，嘆了一口氣道：「我真要死了。」話言未了，祇聽見窗外頭喊了一聲「二哥」。一掀簾子，早看見是蕭家的姑奶奶了。岑其身祇得起來，寒暄了兩句，讓他坐下。

姑奶奶來道：「二哥這幾天臉上甚是消瘦，本來一路辛苦，既落了第，又遭了事，心上總要放寬點纔好。」岑其身道：「真正倒運，這真是屋漏又遭連夜雨，行船更遇打頭風。像我這樣光景，如何又好死人哩？」姑奶奶道：「可憐，可憐！二嫂子人是極好，且同妹子也極說得來。二嫂子模樣亦不像短壽的。況且到了咱家，省吃儉用，如今竟是到了這個田地。不說二哥哥難受，就是妹子，也好幾天不能睡哩。但是聽見萬家來催出殮，說起來日子也不少，也可以出了。家裏房子少，火火燭燭不大放心，出了到安穩些。」岑其身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，但是弄的一錢不名，空手打空拳，如何能得辦事？」姑奶奶道：「二哥熟人多，又拉扯得開，祇要隨便想想法子，也就夠了。場面上祇要下得去，難道還要十二分挑剔不成？」

岑其身道：「不易，不易，如今世界上人，說起錢來，便同他有殺父之仇的光景。多半有因此絕交的。」姑奶奶道：「這也是沒法子的事，也祇好下氣去求求人家。」岑其身道：「我想同妹子借一百吊錢用用，下餘我再湊，不知妹妹可能答應？」姑奶奶道：「自己兄妹，要是妹子可以設法，斷沒有推托。不要說借，就是二嫂子上面，我送個一二百吊錢，也是應該。無如現在也正是沒處設法。」岑其身道：「我一定還，斷斷不敢宕久。」姑奶奶道：「二哥不要多心，前月大嫂子定媳婦，妹子也還送過百十吊錢。這是二嫂子的家事，一樣嫂子，難道妹子還分厚薄？但是手頭現成，盡管用也不妨，實係現在一籌莫展。」岑其身道：「妹妹照應點罷，如果不肯空口白話，就寫張借據，或起個利息，統通可以。」

姑奶奶道：「二哥怎樣說，妹子到這樣小氣起來？去年是把萬把銀子去替妹夫捐了一個大花樣的知縣，分發雲南，下餘的又置了地，現在可真是沒有錢了。我要哄你，我就不是人。」岑其身道：「妹子沒有也沒法，我現在住的這幾間房子，是我受分的。如今請妹妹去抵給大嫂子，以後我要有住處，我就投去住；要一時沒處住，我就出房錢便了。本來我想賣了，一者是犯不著便宜外人，再者搬了個外姓來，大嫂子那邊也不方便。」蕭姑奶奶道：「也好，我去替你問問他罷。可是一句話，停過靈的房子，人家是有點犯忌諱的。大嫂子雖然不在乎這間房子，但是二哥哥是辦正經事，幫忙也是應該，何況還有房子抵呢？就這樣辦罷，我去去就來。」

當下站起，走到牛氏房裏囁咕了老大一回，方纔回來坐下道：「話是已經說了，大嫂子本來不要。後來我再三去說，方纔答應了，祇要二哥哥寫一張歸並據給他。以後再住就盡管住。大約每月按著一分五厘扣房租就是了。自己的家裏人，大嫂子並不是一定要較量，實在大嫂子沒錢，還要去另借。人家是一定要利息的，這房租就是撥給人家的利息。」岑其身道：「好，好，費心得很，我就照辦。可不知嫂子說了多少錢？」

蕭姑奶奶道：「說了二百吊錢，他還不肯，後來費了多大的事纔明白了。」岑其身道：「難道這房子就祇值二百吊錢？」蕭姑奶奶道：「不是這樣說，房子雖值幾個錢，從來說得好，裁衣不值料子價。況且二哥哥又不是賣的，將來原可贖還。妹子的意思，到是輕點好。」岑其身道：「那末，又何必要我寫歸並據呢？」蕭姑奶奶道：「那是他孤兒寡婦的算計，二哥將來贖屋，難道大嫂子還霸住不許贖麼？」岑其身一心想錢用，也沒得法，祇得答應了照辦。又道：「我不懂，我走的時候，箱子裏大衣袋也還有十幾件。就算是裝殮了幾件，還有好些，如今一件沒有，不知道是怎樣一回事？」蕭姑奶奶道：「都裝殮了，那裏還有多餘？」岑其身道：「我不信，這口棺材裏會裝得許多？」蕭姑奶奶道：「看著不大，裝起來纔曉得，妹子是親眼看著的，那裏會錯？」

岑其身也不便再言，祇得揀了一張紙寫了一張歸並據，放在桌上，又道：「前幾天，萬家人白說了多少閑話，不知道什麼意思？」蕭姑奶奶道：「我卻有點曉得，萬家常常有人到我家裏，說二哥哥心太狠，祇打算悶在家裏，怕抬出去化錢。我聽了心上很不願意，我還著實搶白了他一頓。總之，我們辦我們的事，別的不說，出殮這一天，一班僧、一班道士是要的；四鄰親戚來的人，飯是要吃的。墳上開墾破土的這些事，也很不少。我們的帳房胡子虛是個老手，叫他來幫忙，決不得錯，斷不要你多化一個錢。如今，我先把你的錢據兩交了再說。」便拿了歸並據，徑到牛氏房裏。

不到一會，果然由胡子虛送了一張二百吊錢的票子過來。岑其身便同他商議出殮的事，胡子虛道：「二先生不要問，一切由我包辦，斷斷不會有一點失錯。」岑其身道：「大約要幾個錢呢？」胡子虛道：「我已經開了一篇帳，照帳是萬萬不能少的了。」說著，便解開手巾包，取出一張白紙寫的帳目遞過來。岑其身接到手裏，從頭至尾看了一遍，覺得大半都可不必，諸如請陰陽先生洗宅，以及鞭爆歌唱這些事。後來看到結總一筆，總結是實信錢一百九十八吊八百四十九，岑其身「撲嗤」笑道：「好，好，我總算還剩百十個錢。」嘴裏雖說，心裏卻舍不得，就與胡子虛較量起來。

胡子虛也不多說，趕緊站起，請了姑奶奶過來。姑奶奶先看了一看帳道：「這就很好，幸而胡先生是老手，第二個人，照這個價錢其辦不下來呢！」岑其身道：「我是還要大大刪減點好。」姑奶奶道：「算了罷，二哥哥！這是二嫂子的末了一件事，多就多兩個罷，何必這樣較量？此後不論二哥哥發了幾十萬的家私，還與二嫂子什麼相干？」岑其身祇是不肯，總要刪減。姑奶奶忽的一笑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二哥哥是想多剩幾個錢娶新嫂子哩。無論這個錢本是借了辦喪事用的，亦斷斷不能去辦別事。就是二哥哥要娶新嫂子，也應該另外打算，不應該在死嫂子上面去留新嫂子的地步。況且也要圖個吉利，不嫌這錢來的背晦麼？」

岑其身道：「不是這話，死的死了，活的也要過。難道出了殮，我父子幾個就可以不吃飯麼？」蕭姑奶奶道：「二哥哥，快別說這沒氣力的話。總而言之，這會的事，如果太不像樣，不但是對不起死的，抑且叫外人看著笑話。妹子祇好斗著膽替做了主罷。」便對胡子虛道：「你去照著單子辦罷，諸事有我哩。」岑其身被他弄得沒法，祇是嘆氣。胡子虛答應一聲，一徑去了。姑奶奶又道：「二哥哥，看開些，你看那些做大事業的，那一個不是在虧空裏鑽出來的？這又什麼要緊。」姑奶奶說畢，也就到牛氏房裏去坐。這邊辦事，胡子虛果然按著單子去辦。出殮已過，岑其身是一貧如洗，沒得一點法子。忽然接得一封信。

要知信內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